

子非鷺

路過河邊，茂密翠綠的蘆葦叢中，撲簌簌飛出兩隻白鷺，掠過水面，又沒入河對岸半人多高的玉米田中。

詩人們，大都不吝讚頌白鷺的美。學生時代課本裏郭沫若的那篇《白鷺》更是直接形容：「白鷺實在是一首詩，一首韻在骨子裏的散文詩。」作者甚至說白鷺「增之一分則嫌長，減之一分則嫌短，素之一分則嫌白，黛之一分則嫌黑。」這簡直如同宋玉的「東家之子」一樣十全十美。

再如，「兩個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西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嘯黃鸝。」有白鷺出現的地方，就是一幅天然的畫作。再破敗的環境，由白鷺飛過，便添了一絲雅緻之氣，就像再古朽的門，貼上一幅紅紅春聯就立刻活化起來。

白鷺還有一個別名「春鋤」，因為白鷺彎曲的頭和脖頸就像春鋤等農具。所以，就像「一聲撥殺桑柘晚，數點春鋤煙雨微」，也是白鷺的讚美詩。

但是，白鷺的「本家」白居易，卻偏偏添堵。他的兩首寫白鷺的詩，畫風都很另類。「人生四十未全衰，我為愁多白髮垂。何故水邊雙白鷺，無愁頭上亦垂絲？」「水淺魚稀白鷺飢，勞心瞪目待魚時。外容閒暇中心苦，似是而非誰得知。」一下子把仙氣飄飄的白鷺，打回發愁生計、艱難搵食的「打工人」原形。

兩百多年後的黃庭堅對此心有戚戚焉，當孤城風雨、飯食不繼時，便感嘆：「身閒心苦一春鋤」。

子非魚，安知魚之樂？子非鷺，安知鷺之苦？這個時候，就只能默誦「人類的悲歡並不相通」。人與白鷺，就更是如此了。漠漠水田悠然而飛的白鷺，可能正餓得肚皮發緊呢。又好比有的記者興致勃勃拍攝「治癒麥田」，哪裏知道麥田裏辛苦勞作的農夫心裏如湯煮呢？



瓜園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吃飯談工作

工作，可能一桌人都約不出來。

除了與家人吃飯，深圳人大多數的飯局都會有一個與工作相關的主題，沒有主題去吃飯那不是浪費時間？老闆請員工吃飯繼續聊上班時間沒有進行完的工作，項目經理約客戶吃飯談合作，幾個好久不見的朋友聚在一起為了溝通一下資源看看能做點什麼事兒，咖啡廳裏帶電腦去工作的人大有人在，稍微留意能看到幾個程序員在聊代碼，吃早茶的隔壁桌正在聊策劃，還有邊吃飯邊開會的，飯局中，深圳人聊績效、聊數據、聊利潤、聊最新科技，聊得不亦樂

在深一家文化公司上班的梓涵，周末在下班前完成了全部工作，無負擔地準備下班。臨走前，老闆突然宣布請大家吃飯，吃飯只是一種表象，其實老闆最主要的目的是繼續與員工談工作，因為下周他們公司承辦的一個活動馬上就要舉辦了，還有一些細節要溝通，老闆不放心，便借著請吃飯的名義把大家留下來繼續討論工作。這種情況已經司空見慣，沒有人覺得不正常。

最近，有一個與「喜歡搞錢的深圳女孩」類似的話題「建議深圳人吃飯不要談工作」上了熱搜。這個熱搜

也是起源於外地人的吐槽，來深圳的外地人本想輕輕鬆鬆地吃一餐飯，不想旁邊全是聊工作的深圳人，疲倦感立刻上身。再總結一下幾日的觀察：喝咖啡，吃火鍋、燒烤，甚至是吃螺螄粉，也能聽到聊工作的。於是發出靈魂拷問：「真的想問問深圳人，你們吃飯也是工作的一部分嗎？」緊接著在網上祈求深圳人給自己放鬆半小時，吃飯不要談工作。並稱，「天下苦深圳人吃飯談工作久矣」。

面對這樣的吐槽，很多深圳人露出匪夷所思的表情，「吃飯不談工作談什麼？」在深圳，如果不是為了聊

乎，連飯後散步消食也可能是為了談工作。

從深圳搞錢文化，吃飯談工作文化走出深圳，「卷」起來的深圳人拚命三郎形象受關注。雖然有不理解的眼光，但是深圳人覺得這樣才叫務實，只有努力才能配上想要的生活。



灣區聽雨 黎園

逢周四見報

憧憬陸川新舞台

了更多的憧憬。

人們過去所認識的，多是作為電影導演的陸川以及他的獲獎電影。陸川一九九九年編劇的電視連續劇《黑洞》廣受注目。二〇〇二年，編劇、導演的電影處女作《尋槍》嶄露頭角。二〇〇四年編劇、導演的《可可西里》一舉摘中華表獎、金雞獎、金馬獎、香港電影金像獎，並獲東京電影節評委會大獎。二〇〇九年編劇、導演的《南京！南京！》，獲第五十七屆西班牙聖塞巴斯蒂安國際電影節最佳電影金貝殼獎、亞洲電影大獎最

北京冬奧已經過去一年多，北京冬奧會官方電影《北京2022》終掀開神秘的面紗。由陸川執導的《北京2022》，今年四月二十二日，作為第十三屆北京國際電影節開幕電影，廣獲好評。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觀影後，稱之為「真正無與倫比的北京冬奧會留下精彩、令人印象深刻的官方電影。」

五月十九日起，《北京2022》在全國上映，不僅喚起觀眾對於北京冬奧的情感和記憶，也讓人們對於陸川作為總導演的杭州亞運會開幕式，有

佳導演獎、第三十七屆洛杉磯影評人協會獎最佳外語片。二〇一二年的《王的盛宴》、二〇一五年的《九層妖塔》，陸川依然是電影編劇、導演一肩挑。

近年，在一些重大活動和重要舞台上，陸川展露多方面的才華。他二〇〇六年擔任上海特奧會開幕式藝術總監，並創作開幕式影片；二〇〇九年出任上海世博會國家館影像藝術總監，並執導世博會國家館主題影片《歷程》；二〇一二年執導大型實景演出《鳥巢·吸引》，在國家體育館

「鳥巢」成功連演三年。

無論是作為電影導演還是舞台總監，陸川的作品製作精良，個性鮮明，敘事能力強，善於在紛亂的場景中塑造個體人物。距離杭州亞運會九月揭幕，還有九十多個日夜，讓我們一起期待充滿陸川風格的杭州亞運會開幕式。



童眼觀世 梁戴

逢周二、四見報

刀光劍影

有精神病患買刀隨機捅殺兩名不認識的路人後，大眾對「出入平安」的信心迅即破防，繼而還發生成人持餐刀追嚇男學生、快餐店職員以豬肉刀向經理施襲等事件，實在令公眾恐懼自己有天也會被禍及牽連，現在就是逛街也得打醒十二分精神，需分秒秒瞻前顧後，慎防有人突然發難，瞬間出現刀光劍影。

筆者對此十分無奈，只能說時下人們的思想和社會風氣異常，一切意外不一定可防患於未然，因為無論派多少警力巡邏，也不能擔保人人可以

全天候受到保護，更沒人可預知突發或隨機施襲的行為發生。當務之急是由政府召集各類專家，立即制定加強關注全民精神與心理健康的方案，盡力切斷持刀施襲的模仿罪行，並鼓勵市民深入認識了解各類情緒問題，不要注重個人身心健康，也要關顧患有精神病的家人親友，提點他們適當用藥及按時覆診。

「忍一時風平浪靜，退一步海闊天空」，這是老生常談，但知易行難，尤其對精神及情緒病患而言，若沒人提醒他們及早與定期接受治療、

沒足夠的專科醫生診治、沒具經驗的社工探訪跟進，問題日積月累，很可能就會釀成別禍害與慘劇。醫護及社會福利界長期人手不足，這已是不爭的事實，如何增加資源撥款以提升服務質素及培訓專才，刻不容緩，政府也責無旁貸。



竹門日語 簡嘉明

逢周四、五見報

個人錄音帶

到唐人街去，多次遇見這對夫婦，是香港教書的同行，少不免停步寒暄幾句。每次先生都是這樣開始：

「我兩個兒子一個讀哈佛，一個讀牛津……現在他們……」他說了一些大機構的名稱，原諒我沒記住。

「有沒有回來看你們？」我問。

「忙，走不開，十年沒見了。」太太說。

電話響，接聽，一個蒼老的

山東口音：「我姓蔡，今年九十了。」記得他第一次打電話來才八十，時間過得真快。他每年都會幾次打電話來，因此我記得底下的話：「我記性不好，說話顛三倒四，不要見怪。我有一本自傳，想贈一本給你……」

「你已經送過一本給我啦……」我說。

「我還有很多資料，我叫我兒帶給你……」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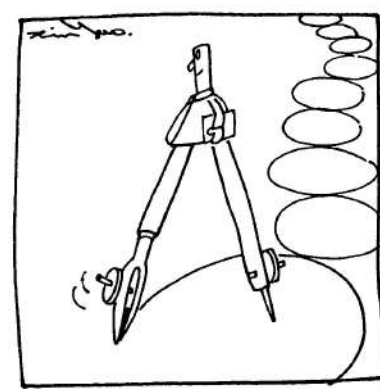
「我也已經有啦！」我說。他掛線了。

記得在港時，我去一家茶葉店買茶葉，三次有兩次見到一位老太太。茶葉店老闆斟了杯普洱給我，我不得不坐下。老太太說：「五十年前我在大同酒家門前擺報紙檔，我供了三個單位，三個仔一人一間。」我一個月買一次茶葉，同樣的故事聽了無數次。



南牆集 阿濃

m.facebook.com/A.Nong.cps
逢周四見報



走得穩，方能走得遠。

漫條思理 鄭辛遙

逢周二、四見報

端午畫餅

端午這天，人人都吃糉子。而我突然意識到，當你撥開一個個四面體，除了讓人眼花繚亂的內餡，裏面還有生活用力畫的「餅」，虛虛實實，古往今來皆如此。幸運的是，在我心中，「餅」從來都不是個貶義詞。就好比是原始的期待、憧憬，可大可小，但人若無期待，就一定是沒精打采，哪怕期待無法實現，至少在不遠的前方有一條線，牽着你肯相信，肯去為之拚一拚。

最早的「餅」，是一位文學大家畫的。出生在江蘇高郵的汪曾祺先生寫過一篇《端午的鴨蛋》，從那時候起，我們從課本裏知道了端午不止有糉子，還有好吃到流油的鴨蛋。高郵這個地方該是人間仙境吧。那麼香，湖邊有水蕩，所以那裏的人才情四溢，能用味覺打開文學的窗。可後來才了解到，汪老先生十九歲便離家，很多家鄉的文字都是回憶，就像是給自己畫的「餅」，好看，縱然吃不到，好歹留個念想。也多虧有它，才能時隔四十二年，再回趟家。

到如今，從一個時間的維度上看，端午這節氣也最適合「畫餅」。過完了它，一年將過半，縱然有不安和遺憾，那都是過去的事了。等再睜開眼，摩拳擦掌，又是嶄新的半年。端午吃糉子，撥開一層，再吃下一層，糯米裏包裹著一樣樣不同的食材，或鹹或甜。哪怕你知道是什麼味道，也始終有一些精彩和意外，煮的時候不同的火候溫度，也留下了或硬或軟，獨一無二的感受。今年的糉子跟明年的，一定不同，而你與我眼前的路，也會在轉轉反側後，延伸出各自的夢想和歸途。畫一張餅，它雖不能親口嚼，但之後使出的力氣望見的風景，就都有滋有味了起來。

老先生說過，四方食事，不過一碗人間煙火；也許人生跋涉，天涯共此時，也不過一餐好飯。



食色判答

逢周二、三、四見報

《舊詩詞，新呼吸》

手頭這本《舊詩詞，新呼吸——詩可以這樣寫的》，從書名到封面設計，清新脫俗。作者陳文岩，香港名醫，醫術、詩詞、書法都很高明。本書是陳醫生有心有感之作，希望改變當下人們尤其是年輕人對傳統詩詞隔膜疏離的現象。

陳醫生認為，舊體詩到今天固然是有形式上的格律束縛，但也有作者們一味守舊，語言和內容都跟不上時代的原因。在書中，陳醫生結合自己的作品和創作體會，介紹了詩詞的格式、題材、寫作技巧，以及詩從哪裏來等內容，證明舊瓶照樣裝得新酒，以克服讀者對舊體詩詞的畏懼心理，引發閱讀興趣。

「詩詞題材即是生活片段，俯拾皆是。若用詞遣字能詩化，便可於無詩處得詩來」，陳醫生在前言中說道。出自其手筆的書中所引用詩詞有三個特點：一是善於觀察，於細微處發現和捕捉到情趣、詩意、事理。如《詠園中鳥》「園中昔日有鳥築巢，近兩年未見」「園中又見鳥蹤」《鳥

巢再現》，接連四小令由與園中鳥巢朝夕相伴到惆悵不見鳥巢，到東風吹拂柳眉又見鳥巢，以及枝上鳥巢重現，觀察之細緻，心境表露無遺；二是注入新詞新內容，甚至外語和社媒用語，凸顯語詞時代感。如「不盼繞身親親暖，但憑WhatsApp代傳音」；三是急中生智的幽默，如《泉州電視台訪問即席》：「天公憐我好談詩，大雨傾盆來已遲，畢竟積污該一洗，滿城鬱悶已多時。」就是在接受訪問時應主持人之請即興吟成。

「只要能觸動年輕人的神經，使能聞到舊詩詞呼吸的新鮮氣味而感受到時代的脈搏就可以了。」希望「有感悟者當會再從唐詩宋詞找尋樂趣和營養，以提高自己的欣賞能力。」作者希望舊體詩在當代依舊保有活力。



九連環 薩日朗

逢周四見報

夏日彩妝新趨勢

夏日艷陽下，從妝容上也可感受到熱浪的威力。近年簡約妝容流行，的確可令我們一眾愛美的女士，在炎夏仍可享受到美妝品帶來的樂趣。

在妝容趨向越輕越薄的日子，不論是強調減齡的淡化眼妝，或是以有色保潔霜代替正式的粉底液等，都是讓透薄的妝容猶如天生肌膚一般，成為美妝的重點。最近各大品牌推出的產品，除注重夏日的輕透性外，也保持有持久力。當中的粉底液、氣墊粉底及蜜粉，分別會提供修飾遮瑕度及均勻膚色的功能，而粉底與臉上肌膚接觸後的效果，會直接顯現在妝容上，因此粉底也是夏日中比較重要的美妝品。

在一系列的產品上，蜜粉和粉底各有不同的功能，氣墊粉底有光澤感，而蜜粉也具細緻的珠光功效。除了焦點的底妝，當然也不少色彩亮麗的唇膏，DIOR黑色外筒銀色標誌的唇膏，襯托今夏流行的橙色，還有同色系的唇彩、甲

油，而四款甲油除橙色外，也另有白色、深藍和啡金色。色調美不勝收的還有五色眼影，當中就以這流行的色調組合而成，令人陶醉於夏日的迷人色彩。

香奈兒品牌也以黑白色包裝推出粉底和唇膏，最特別是一款四色眼影和胭脂組合，以代表夏日活力的紅色為主調，有桃紅、紅褐、玫瑰金及磚紅等四種色澤，這個組合適合眼影和眼線外，更可用於作胭脂，為妝容添上明亮的光彩，是一盒多用的美妝品。

以條紋為唇膏包裝的愛馬仕品牌，包裝別具一格，加上充滿陽光動力的色彩，包括有亮澤的橙粉色、閃耀的銅棕色和帶點自然的粉紅色，三款唇膏都是充滿夏日流行色調的美妝品。



衣尚蕙蕙

逢周二、四見報